

你是土地生養和 哺育起來的

苏尔維·郝剛 著

作家出版社

体是土地生養和 哺育起來的

——讀《土地》——

—— 王 明 ——

你是土地生养和 哺育起来的

[挪威] 苏尔维·郝刚 著

何 青 译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Solveig Haugan
AV JORD ER DU KOMMET

据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 (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) 1955年出版之“Из земли ты вышел”
翻译, 俄译者 A. Синович.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书号 809 字数 18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1/32$ 印张 $8\frac{1}{16}$ 插页 2

1952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4000 册

定价 (6) 0.80 元

第 一 部

1

捷亚躺在床上，倾听一阵阵狂风在温诺斯的丘陵上方怒吼的声音。风猛烈敲打着古老的小房子的墙壁，捷亚忧心小房子会刮到峡湾里去。狂风仿佛要刮起捷亚夫妇的住宅，在空中猛烈旋转，最后抛进峡湾，但是它达不到目的，也就平静下来；象一个爱唠叨的倔老头儿似的，趴在小房子墙外，把冰针从墙缝插进去，一直插到床边。这样的情况一连持续了好几个钟头。

捷亚睡不着觉。

她刚刚盖好毛皮，忽然听见啼哭的声音。捷亚侧耳倾听着，又躺了一会儿。后来她终于起来，到厨房去看睡在那里的孩子们，她想，那几个孩子一定把身上盖着的毛皮踢掉了。

捷亚的一头乱发好象毛毡，身上只穿一件短短的衬衣。她光着脚，下了地。厨房冷得象冰窖一样，在那个当床铺用的长櫈上，露着孩子们雪白的身子，毛皮果然已经掉在地上了。两个小女孩赤条条地躺着，凯尔靠墙睡，他把被子滚成了一个团。捷亚先给女孩子们盖好，她们身上感到毛皮的温暖以后，马上就出声了。然后，她把凯尔身上的被子掀开个缝，伸进手去拍了他一

下，他醒了，而且哭了起来。捷亚向他俯下身去：

“小鬼，你把被子全拉过去啦，还哭呢！”她給他把被子盖好，警告他說：“要当心，再不許妨碍別人睡覺！”

閣樓里黑洞洞的。就地鋪着草墊子，克努特和吉尔伯特睡在上面。媽媽用手去摸他們。两个男孩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弓腰蹣腿地躺着。她在閣樓里摸了一会儿，找到一块用破布条織成的地毯，給他們盖上脚。一个男孩在梦中翻个身，嘴里咕嚕了一句，一个还在咬牙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媽媽又拾起破烂的衣衫，給儿子們盖上，尽量使他們不露出身子来。但是，克努特一伸腿，他的脚又都露出来了；他把兄弟推了一下，就又蹣起腿来。显然他們已經弓着身子睡慣了。

捷亚回到他們夫妻倆睡覺的床鋪上，鉆进毛皮里面，她冻得牙齿咯吱咯吱直响。他們盖的毛皮很暖和，是他們現在所使用的最后一張好皮子了。閣樓上已經沒有儲备的毛皮。他們家已經不是能够儲存好皮子的殷实戶了。

她躺下，两只冻僵的脚在互相搓着。她身旁的男人背朝着她，正在酣睡。她把自己的脚搭在男人的腿上取暖。不料男人猛力一推，她險些跌下床去。他們盖着的皮子毛茸茸的，非常暖和。假若不是西牆上有一块木板活动了，被风刮得乱响的話，她也許已經入了梦乡。但是那块木板不住地响，到了最后，連捷亚的太阳穴也給震得跳动起来。这个声音不停止，就不用想睡覺。

太阳穴的跳动勾起她滿腹心事。令人辛酸的心事，就好像被狂风驅赶着的鳥群，在烏云密布、山雨欲来的天空中飞驰。

丈夫整天游手好閑，他就不能够拿起錘子和釘子，把活动的木板釘上嗎？沒有，他什么都不修理，連一个釘子都不釘。这所房屋和院落是她死去的父亲留給他們的，当时一切都那么整整

齐齐。捷亚的娘家固然不曾有过富裕生活，可是现在捷亚为失眠所苦的时候，就觉得老人在世时，一切都比现在好得多。如果她的父亲还活着，决不会容许房屋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一定能够及时地修补。

再看看英格瓦尔……

“你不种地，土地就会养活你吗？”这句话，她不知道向英格瓦尔说过多少遍，简直是无数遍了！“下地干活去吧，这比在床上躺到晌午好得多。”

可是他呢……

他对捷亚的劝告，只回答这么一句话：“庄稼活有什么意思？要是到城里去，进工厂嘛，那才能有出息。”

哼，就好象她没有在城市里干过活似的！现在跟她同睡的男人，不就是她在城里搞在一起的嗎？

唉，如果父亲不在那一年去世的话……

有许多姑娘都没结婚就怀着孩子从城里回乡下，捷亚这样回来就比别人更可耻嗎？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自己没有丈夫，却怀着孕给父亲送殓，这样好看嗎？不，决不能这样做。因此，捷亚就跟英格瓦尔草草地结了婚。

“现在你也是农民啦。”这句话，她不知道向英格瓦尔重复多少遍了！“英格瓦尔，现在你也是农民啦。”

英格瓦尔出生在海滨，住在海滨的人一年里差不多有半年在海上捕鱼，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半个农民。那些可怜的人啊！

捷亚竭力想睡，可是心里的忧愁却越来越多。

她想，过了圣诞节，如果天气变得更冷，而且刮起大风雪，那么棚子里仅存的一点木柴就要用光了。如果接连下上几天大雨，干草棚里所储存的那一点干草也得被水漚烂了。

唉，天哪！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覺了嗎？

……他們一点干草也沒有了，两条乳牛已經瘦成骨头架子，家里却没有飼料。那次，捷亚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，到溫諾斯去借了一車干草。溫諾斯的老东家正害重病，躺在一間大屋子里。看样子快嚥气了，可是他仍然死守着家业不放。

他說：“等土地一开冻，你丈夫就得来干活，好頂我干草錢。今年我們要在罗根郝盖开垦大片土地。”

“还用說嗎，”她心里想，“我相信你一定要把罗根郝盖的土地开垦出来的。可是，你的女婿比戈尔·涅彼尔特想在罗根郝盖找块地方开磚厂，你却拒絕他。你說村子里需要先盖教堂——好一个借口啊！”

天啊！大家等待这个教堂已經有多少时候啦！……記得是从涅彼尔特的磚厂倒閉的那一天起。至少有十年了。

其实，这样反倒不錯。如果比戈尔·涅彼尔特仍然燒磚的話，他們大家就都得去討飯了。那时，男人們不等建起磚厂，就不去种地了。任凭你叫呀，推呀，他們一动也不动。这种情况繼續了一两年。后来总算告一段落了。

老哈瓦尔沒有允許比戈尔·涅彼尔特收购土地，而号召大家回到溫諾斯去种地，他大概确是比別人看得远些。

可是听人家說，他已經快死了。捷亚睡不着覺，心里就盘算着，哈瓦尔·溫諾斯死去以后，古老的时代——美好而太平的年月就要結束了。她想，如果老哈瓦尔去世的話，以溫諾斯山坡上的主要庄园命名的一切小庄园遇到狂风暴雨，天灾歉收时就更沒有办法了。这里的农民将要換一个新的东家。哈瓦尔的繼承人比戈尔·涅彼尔特一定搬到这里来，掌握着大权。在严寒的冬天，恐怕跟他連一車草也借不出来。这个外来人已經企图在

溫諾斯照城市习惯办事了……

外来人……

想到这里，她好象要把这几个字吐出去一样：涅尔果得的比戈尔·涅彼尔特！他虽然娶了哈瓦尔的唯一继承人比姬塔作老婆，可是早就变了心，暗中跟溫諾斯的女仆多列特勾搭上了。涅彼尔特跟多列特打得火热！得找一个机会去見見比姬塔，劝告她不要信任那个伺候她父亲的丫头，这个丫头真会献媚，不要臉！

捷亚在黑暗中恶毒地冷笑一声。她剛打一个盹，就又来了一阵狂风，猛扑着墙，把她惊醒。她听得出来，閣樓上的孩子也都醒了。只有丈夫一个人还在熟睡，安安稳稳地睡得很香。主啊，狂风吹到墙上一次，她的太阳穴就起一次反应！看来，这次的大风暴非得让人遭难不可了。

好，你就刮吧！把一切东西都刮走吧！把我們屋里的一切都刮走吧。把我們取暖的东西都刮走吧。你刮倒一切障碍物，任凭寒气襲击我們吧……狂风啊！我們是可怜的人啊，体谅体谅我們吧！……

她听到孩子咳嗽的声音，心想那几个睡在厨房里的小可怜虫，准又把盖着的东西都踢开了。捷亚又爬起来。果然是这样，毛皮又掉到地上去了。这天夜里，她爬起来去給孩子盖被子已經是第二次了。她从墙上摘下丈夫的短外衣，搭到睡在閣樓上的那两个男孩的大腿上。她給凱尔盖好被子，然后站了一会，直到屋子里重新寂靜下来才离开。

她由于失眠，脑袋昏沉沉的。她打着寒噤，又钻到毛皮底下去了。她見到英格瓦尔睡得还是那么死，气得真想不让他繼續睡下去。她躺在他的身旁，把他盖着的毛皮拉了过来。英格瓦

尔终于被她弄醒了。

“干什么？”他嘟囔着，一边躲避她那两只冰冷的脚。

“你还装糊涂呐？”捷亚暗自冷笑道。

“大风刮了一夜吗？”他问，接着又补充说：“在斯纳乌斯特林这里，刮这种大风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回你原来的地方去？”捷亚带着讽刺的口吻说。

英格瓦尔很平静地回答说：

“娘们总是个娘们，你不知道我要到美国去吗？”

“没有这样开玩笑的……”捷亚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觉得半夜三更不便争论这种事情。

又有一阵狂风扑过来，卷起了木柴片和垃圾，在空中猛转，然后很谨慎地堆在墙边。

“你怎么不睡觉呢？”英格瓦尔唠叨着，把自己的身子伸得更舒服些。转眼间，又听见他的鼾声，断断续续的呼吸声，以及狂风的怒吼。捷亚这才心里想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可以睡上一觉了。”怒吼的狂风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刺激她的太阳穴了……她合上眼睛。“仁慈的上帝，请你宽恕了哈瓦尔吧，别让他长期闹病啦……他虽然有些吝啬，可是还算得是一个好人……”

她不再想下去了，睡神已经来临。捷亚高高兴兴地投到睡神的怀抱中……“英格瓦尔要上东家的庄园去干活，抵偿我们借的那一车干草……我们过去经常到东家的庄园去，老老实实地干活……”

阁楼上的老挂钟发出嘎哑的声响。究竟打了几下，捷亚没有去数……

当大家在温諾斯的厨房里吃晚饭的时候，多列特却說她吃不下。她对坐在桌上吃饭的长工們說：“我真看不慣你們那种狼吞虎嚥的样子，看了就噁心。”可是他們都假装沒听见。

多列特背着身，在热烘烘的炉灶旁边忙着。

“隔壁屋里有人就要嚥气了，可是看来沒有一个关心这件事，”她喃喃地說。

管家彼得站起来，推开桌旁的凳子，朝这位站在炉边的漂亮姑娘膘了一眼，就向門口走去。老长工艾曼奴尔紧跟着也走了。

“要是东家的独生女儿比姬塔来不及跟她父亲告别，那你們可得負責，”多列特朝他們背后嚷道。

“多列特，你分明知道，”一个女人一边收拾桌上的飯具，一边說，“我們答应了东家，不放进一个外人来見他。”

多列特沒有回答。她拿起一条毛巾，弯下腰，从燒得通紅的火盖上拿下燒热了的石块，用毛巾包好，随手拿起烛台走出厨房。

她来到东家門前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进去。

这天傍晚，她走出院子，把温諾斯的东家快要断气的消息告訴在墙外等候她的那个人。她这样做，一点也沒觉得害怕。

“我看他再活不了几天啦。”

“你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，让我能跟他見一面。”

“如果比姬塔……”

“要想让比姬塔回来跟父亲告别，除非派人通知她，說他想見她，要不然她自己是不会来的。”

多列特受这个人的支使，没有一点主见。

“要给我个信儿！我随时都等着你！”

她刚推开屋门，蜡烛的火光摇晃起来。从双人床的帐子里发出低微的喘息声。多列特把烛台放下，侧耳听了听。外面风在吼着，这是夜里将有暴风雨的前兆。多列特把暖石放到被子底下病人脚头，留神地看了看他的脸。病人张着嘴，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。

显然，这回他已经活不了多少时候了……

多列特走近窗前，用力把窗户打开。风吹着窗帘唰地打在她脸上，她气都喘不过来了。烛台也掉在地板上。

多列特很害怕，仿佛窗帘会把她扼死。她揪住窗帘，好容易挣脱出来，然后把窗户关上。

她不等转过身来就急忙问一声：“吓了您一跳吧？”

没有回答。当她再问时，由于激动，声音有些不耐烦，几乎是粗暴的：“您怎么不言语呀？我在问您，是不是吓着您啦？”

多列特顾不得细听他的喘息，忙从地下拾起烛台，把它点着；手拿着烛台到病人跟前，烛光照在病人的脸上。这时，她不再害怕，但也沒有感到轻松。他还活着，没有什么变化。既然他还活着，她就得服侍他睡觉。温诺斯的老东家还活着，呼吸着，好象要活到一百岁似的。但是，在涅尔果得，还有一个他的仇敌，他的女婿在等待着呐，在等待信息，以便到温诺斯来。比戈尔希望在地方警察和神甫到来以前赶到这里。

哈瓦尔·温诺斯吃力地转过脸来，想说些什么，可是他的舌头不听使唤。两只眼睛也显出恳求什么的神情，多列特却没能领会他这种无言的恳求的意思。他完全没有办法了。

“喂，你怎么啦？”多列特把他的被子和大衣掀开，几乎高兴地問道。他靜靜地躺着，蹣跚着短小的身軀，穿着灰衬褲，白袜子，紅袜带，上身穿着一件淡灰色絨衣。多列特帮助他翻了个身，鋪平他身下的褥单，接着向他伸了伸舌头：

“你把庄园让給你女婿吧，”她小声說，“难道你想活到一百岁嗎？我可告訴你，我多列特·溫諾松可不想老是伺候你！”

她伏下身来，手伸到床里边，把溜到牆边的大衣給他盖好。这时，她感到她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原来她那光滑而溫暖的手，碰到病人的一只枯干的老手。

“你怎么啦？說不出話来嗎？”

是的，他真不会說話了。他用了很大力气，可是嘴不听使喚。多列特直起了腰，剛要走开，但脑筋一轉，就又探身到病人跟前。这时病人呼出的一股臭气，直向她臉上扑来。她把手伸到他的头下，把他的头稍微托起，病人随着点了点头表示感激，多列特在往出撒手时，不小心把枕头带出一个来。他不安地动了动，張开了嘴，吐出了舌头。多列特不慌不忙地把枕头又放回去，然后拿着烛台，走出房去。

她回到厨房，大家都轉过身来看她。

“老东家想見見他們，想見見他們俩。”

彼得和艾曼奴尔彼此看了一眼。多列特面对他們站着，显得很自信。可是她沒坚持多久，終于說：“还要我亲自套馬去嗎？不相信我，你們自己去找他好了！向他問清楚，究竟多列特說的是不是实話。比姬塔應該及时赶来跟她父亲告別，可你們竟袖手旁觀。”

“来得及，为了让比姬塔·溫諾斯赶得上見她父亲，我使劲赶馬，直到馬喘不上气来！”

“應該說比姬塔·涅伊彼尔特。彼得，你也該記住了，比姬塔·溫諾斯这个名字已經不存在了……”

长工們沒容她講下去，就往外走。

彼得套馬，艾曼奴尔給他照着亮，提灯在他手上顫动着。他們倆誰都沒說一句話。彼得揚鞭打馬，这时，艾曼奴尔連忙向旁一閃，雪橇猛轉了一个弯，便飞也似地出了庄园。

老长工呆立在院里，直到听不見雪橇的鈴声，才把灯光捻小，回到屋里。他在屋角坐下来，把提灯放在旁边，两手交叉着放在膝上，緊張地等候着准备在比姬塔和那位外乡人到来时，去到轅門台阶上給他們照亮儿。

多列特坐在柜櫥后边的凳子上，脑袋倚着柜櫥，棕色头发編成的大辮子甩在脑后。她把眼睛一閉，心就飞到彼得去送消息的涅尔果得去了。她的脑际立即浮現出涅尔果得东家的面孔。当她想到那个人馬上就要想起自己的时候，她的心頓時感到温暖，于是她笑了。

穿白袜子盘腿坐在长凳上打瞌睡的挤奶女工，这时站起来伸了个懶腰，打了个哈欠，然后又坐下来。

“这回快了，用不着再等多久，比姬塔就会搬到这儿来的。家里沒有主妇，就跟碼头上沒船一样。如果她也象老輩人那样，她就会把小屋鎖上，在她那里寻欢作乐的人就該倒霉了。你說是不是，多列特？”

多列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“安靜些！”艾曼奴尔說。“听到响声沒有？”

大家側耳听了听。在风声中傳來雪橇的鈴声。艾曼奴尔站起来，捻大了灯光。多列特向柜櫥投下的黑影里挪了挪。

从外屋傳來比姬塔的响亮而顫动的声音，听来不同寻常，使

人感到奇怪。

“父亲到底派人来接我們……”

“你去得真快呀！”艾曼奴尔称赞彼得說。彼得正挂他的短大衣，艾曼奴尔站在他背后。

“一个人心里要是明明知道有人在等着你，雪橇就会自动飞跑起来的。”

彼得瞥了多列特一眼，她也輕輕点头示意。艾曼奴尔瞧瞧彼得，又瞧了瞧多列特，窘困得把手指按得格格响，謹慎地开口說：

“遺囑上一定提到在溫諾斯盖座教堂的事……溫諾斯老家不是答应过在村里盖一座新教堂嗎，难道他能不写在上面？哈瓦尔一定会在他的遺囑上写上这一点，这件事他答应我們已經很多年了。”

“哈瓦尔·溫諾斯連一丁点土地也舍不得拿出来的。比戈尔·涅彼尔特承繼了庄园以后，他要在盖教堂的地方开一个磚厂哩。”

“你說是燒磚嗎？在农田上燒磚？”艾曼奴尔忧郁而低声地說。“当年哈瓦尔不許自己的女婿开磚厂做得真对。那时只有他一个人替我們大家着想。用农田的土做磚……哎，土地呀，土地，你这可怜的土地呀！土地就跟女人一样，希望有人体貼它。也只有人們体貼它时，它才会变得和善，才会生产粮食。上十倍上百倍地生产粮食。應該好好地对待土地。應該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照顧它……”

“你的腰大概今天不痛了吧？你又胡扯些什么。”

“腰嘛？哼，談到我的腰嘛……就算腰痛，那跟我說这些話也沒关系呀。誰要有勃萊特这样一个老婆，誰都得腰痛，”老头回答說，想逗大家乐一乐。随后他在屋角坐下来，自言自語地嘟

嚷着：“不对。只要是种地的人，就应该象只羊羔一样，得有耐心。哈瓦尔就有这种耐心。可是他女婿涅彼尔特对这事却一窍不通，根本不懂。他看不起土地。他只认识砖头，一心要造砖，把土坯放在烧得通红的窑里来烧。”

“烧的是胶泥，不是土。”

“为了让胶泥变成好土，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汗。涅彼尔特却硬要把它变成砖头。应该问问他：‘朋友，胶泥怎么得罪了你，嗯？土又怎么得罪了你？你为什么对它那样狠，把它烧得通红，让它变成砖头？’”

“城里人要盖楼房。不只温诺斯人住房子，别的地方人也得住房子。”

“咳，彼得！你不是本地人。虽说你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，可是还不能算是个本地人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砖厂没倒闭以前，想把男人拉到庄稼地上去干活，那是万万办不到的。所以，怎么能说在砖厂干过活的人就是外乡人呢。”

“那就随便吧！他爱用土造多少砖头，就让他造多少吧！”艾曼奴尔火了。“让涅彼尔特用涅尔果得的土去烧砖吧。只要他不动温诺斯这个地方，他把涅尔果得的田地烧得寸土不剩我都不管！”艾曼奴尔好象完全忘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说话了。他气得全身发抖。他清楚地知道，等涅彼尔特成为温诺斯的东家以后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他只希望向人们说明，给他们解释，那时候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。土地不是供人们烧砖用的。人是土地哺育起来的。种地是人的天经地义的事。是主降命亚伯拉罕让他种地的。也正是主推倒了巴比伦的高塔，消灭了巴比伦王国。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？

沒有人答理他，他踉蹌地走到屋角坐下了。

这时，比姬塔走进来。她站在旧厨房的中央，在她那长得跟温諾斯世代代所有的人一模一样的椭圆形脸上，一对黝黑的大眼睛扫视着大家。她站着，仿佛要把眼前看到的一切全吞进去。是的，比姬塔·温諾斯的举止谈吐都和大家想象的一样。多列特站了起来，给东家换热石块暖脚去了。

等她走出了厨房，艾曼奴尔清了清嗓音，鼓起勇气问道：“怎么样……你看他的病情怎么样？”

“他躺着就象……”比姬塔的嗓门给哽住了，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激动。“就象没有一点痛苦似的，可是……可是他变得和先前大不相同了！”她环视一下大家，流露出束手无策的神情来。“我刚才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，他睡着了。”

比姬塔又激动又不安。她焦急地在厨房里踱来踱去，不时地望望屋门，看看多列特从病房里转回来没有。她向她从小就熟悉的东西放出求援的目光，她找到了。比姬塔接着说：

“又回到这儿来，是多么令人奇怪……”她微笑了，走到柜橱跟前，摸了摸橱门上老早就很熟悉的刻字：“一八〇四年貝尔斯文制于温諾斯”。然后走到挂着捶衣服的棒捶的墙下，把刻在棒捶上，用爵床植物叶形彫刻物点缀的字母和数字读了一遍：“一七九八年，艾·烏·温”——艾曼奴尔，这是你的曾祖父——艾曼奴尔·烏森·温諾斯姆。

艾曼奴尔默默点了点头，本想說些什么，可是嗓子却不听他使唤。

比姬塔继续从这一件东西走向另一件东西，——把它们辨认出来。摸了摸饭桌，在她父亲平日常坐的那个地方的凳子上坐下来。突然，她的脸色变得很不自然，随后扭过头去，呆呆地